

臣門

群書集事洲海

十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

臣門

能吏

劇繁治劇禁暴安民者

西門豹斷巫害史記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到鄴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十萬為河伯娶婦與巫祝共分其餘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齊戒為治齊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

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民人俗語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民云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辛未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媪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更卒共抱大巫媪投之河中有項曰巫媪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磨折

鬻河立待良久長老由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諾且留待之須臾豹曰從是以後不敢復言

皆驚恐豹顧曰巫媪三老不者一人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一矣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

尹翁歸發姦

婦

尹翁歸字子兄昭帝時為獄小吏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無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

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後為郡督郵及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入為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

王尊誅不孝前漢

王尊昭帝時為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妬咎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坐筵上取不孝子縣礮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

趙廣漢鉅野前漢

趙廣漢字子都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知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奔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次心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鉅筭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疆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守

京兆尹滿歲為真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更殷動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馮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疆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者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十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

得善相遇幸逢赦令茲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即甚厚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餼奠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張敞弭盜前漢

張敞宣帝時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

人皆不稱職京師滯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温厚一從童騎間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罷其宿負今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未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裙吏坐間里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張敞劾奏廣川 前漢

張敞字子高宣帝時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群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文人十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心

調等通行為

之囊橐吏逐捕窮蹇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

張武以法治梁 前漢

張武敞之弟也宣帝時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元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御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辯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杜延年清靜見賜 前漢

杜延年宣帝時為北地太守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  
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後為西河太守治甚  
有名

張敞赴召見用 前漢

張敞字子高宣帝時為京兆尹坐黨友罪免為庶人數月京師  
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  
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  
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  
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  
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  
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  
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

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

魏相治郡 前漢

魏相字弱翁宣帝時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  
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之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  
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  
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  
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  
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因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  
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勿  
立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  
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  
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

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相下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

黃霸司察 前漢

黃霸字次公宣帝時為潁川太守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

王尊威震郡中 前漢

王尊字子贛元帝初元中舉直言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闡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吏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戚威震郡中次賊分散入



傍郡界

王尊以身填堤 前漢

王尊成帝時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河伯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節詔加尊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

朱博如神 前漢

朱博字子元成帝時為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者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

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為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也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時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嘆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耻技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

班伯稱神前漢

班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其下車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理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廼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慄咸稱神明

何並斬奴前漢

何並字子廉哀帝時司空何武舉為長陵令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俞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謂謂林卿曰冢

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並具報之遣吏奉謂傳送欲其無留界中林卿素驕慙於賓客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廼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誹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問狀而善之徙潁川太守

何並除奸前漢

何並字子廉哀帝時為潁川太守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

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二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維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

張法日具不休

事文類聚

前漢薛宣守左馮翊及口具休吏職曹掾張氏獨不肯休坐曹治事

侯霸全郡

後漢

侯霸字君房王莽初遷隨宰縣界曠遠當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其不逞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讓號哭遮使各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蒼平民至以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以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

伏湛示信

降賊後漢

伏湛字惠公王莽時為平原太守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為大司徒為政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不可違時賊徐異卿等

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光武知湛為青徐所信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

第五倫拒寇後漢

第五倫字伯魚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時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數十輩皆不能下

鉅期感信服人後漢

鉅期字次况光武時為魏郡太守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倘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下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

信

李章討賊後漢

李章字弟公光武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談讌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後為瑯琊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良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與而據管陵城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誅之掾更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千馬五百餘頭而還與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

鮑永禽寇後漢

鮑永字君長光武時拜諫議大夫至懷說更始河內太守開城降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關內侯

衛颯化蠻後漢

衛颯字子產家貧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後光武時遷桂陽太守郡與交

川境頗染其俗不知禮

則颯下車脩庠

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淮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更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徃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茲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山鐵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茨充教民蠶織後漢

茨充光武時為桂陽太守教民種桑麻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章帝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

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割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梁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郭伋招懷後漢

郭伋光武時為漁陽太守漁陽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後潁川盜賊群起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闢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降伋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外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也冀不期俱降絡驛

不絕

杜詩稱母後漢

杜詩光武時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趙父後有杜母

張堪麥穗兩岐後漢

張堪光武時拜漁陽太守捕斂手奴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祭彤去盜後漢

祭彤光武時為偃師長有權略  
遷襄賁令時天下郡國尚未  
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  
匹

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  
心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  
以清重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

馮勤經理國土

馮勤光武時為郎中給事尚  
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  
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  
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

百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  
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  
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  
以為能

朱暉威惠

朱暉光武時為臨淮太守好  
怨以義犯者率皆為求其理

即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  
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

吏人畏愛之為之歌曰疆直白  
惠

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

王景理水

王景字仲通光武時辟司空  
與將作謂者王吳共修作浚  
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但  
門故處皆在河中交豫百姓  
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又以堂  
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服  
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  
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  
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渠成帝

恭府時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  
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  
修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  
心歎時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  
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  
乃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  
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  
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  
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負

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

馮魴救盜後漢

馮魴字孝孫光武時拜虞令

川盜起邲賊延寢等眾三千

人力戰連日矢盡城陷魴乃

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

剔負鐵鎖將其眾請罪帝且赦

詔乃悉以寢等還魴誅之魴

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

作耳目皆稱萬歲後每有盜賊

鍾離意作屋後漢

鍾離意光武時遷棠邑為政

約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邲令

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

去帝至潁川案行闔處知魴力

擊手勿拘州郡寢聞帝至皆自鬻

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

具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

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

為寢所發縣界清靜

利輕刑慎罰撫百姓如赤子初

到縣市無屋意出俸錢

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

作决日而成功作畢為

禍崇今自當之人皆大悅

袁安理冤

袁安字邵公為楚郡太守

明帝永平十三年楚王英獄所連繫

者數千人吏案之急自

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

理其無明驗者條出之

丞掾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者同罪安

曰如有不合安自當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

出者四百餘家為河南尹

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

為也聞者感激自勵京師

馬校賑貧



馬稜字伯威章帝時遷在涇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薄稅興復陂池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周紆嚴明後漢

周紆字文通章帝時遷在涇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張霸童謡後漢

張霸字伯饒舉孝廉和帝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有業行者皆曰九推進郡中爭為志節習經者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始

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以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謡曰棄我戟損我矛賊盜盡吏皆休

戴封美政後漢

戴封字平仲和帝時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

王渙神算後漢

王渙字稚子和帝時舉也才除温令縣多奸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温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

行後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漁有神筭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歛致真醜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棺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

虞詡禽賊後漢

虞詡字升卿安帝時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時羌胡反大將軍鄧騭議棄涼州詡說李脩勿棄脩善其言四府皆從詡議鄧騭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之時朝歌賊竇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史屯聚遼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志

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負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絲縑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陳禪化虜後漢

陳禪字紀山漢安帝時拜遼東太守會北匈奴入遼東禪至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

种暠遠夷懷服後漢

種嵩字景伯順帝時出為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聞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鼓邛棘人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嵩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嵩會巴郡人眼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嵩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

李固預盜後漢

李固字子堅拜議郎順帝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於是賊帥夏密等歛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言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徙為太山太守時太

十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

以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預散

黃昌嚴猛後漢

黃昌字聖真順帝時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大守李根年老多恃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疆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境

陳球平賊後漢

陳球字伯真順帝時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群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

到設方略暮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  
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  
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  
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相拒十餘  
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  
蓋等

陳龜威抑強豪後漢

陳龜字叔珍順帝時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  
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  
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聲嚴悉平理其  
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其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  
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

韓韶賑飢後漢

韓韶字仲黃桓帝時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  
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為嬴長  
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  
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粟贍萬餘戶主  
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  
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度尚救疾後漢

度尚桓帝時為上虞令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  
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殺貴人飢尚開倉粟給營救疾者百姓  
蒙其濟

崔寔教績後漢

崔寔桓帝時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  
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  
為作紡績織紝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  
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定整厲士馬嚴烽候虜  
不敢犯常為邊最

崔寔上時要政論 後漢

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  
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  
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禮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  
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  
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第五種糾發姦貪 後漢

第五種字興先倫曾孫也少厲志義為吏名冠州郡桓帝時以  
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時徐充二州盜賊起高密在二州之郊  
種飭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數千家遷充州  
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  
知所使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告之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  
相委重事若何曰願庶幾於一剖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  
賓客吏四十餘人糾發其臧五六十萬即奏匡并劾超匡窘迫  
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  
嗟嘆之

賈琮塞帷 後漢

賈琮靈帝時舉孝廉為京兆令有政迹舊交趾多珍產異香前  
後刺史貪積賄賂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發兵反執刺史帝精

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告寃無所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使各安業招撫免差役誅其渠帥選良吏守諸縣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後選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朱儁斬梁龍後漢

朱儁靈帝時遷南陽令政有異能為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群賊並起牧守樸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即拜儁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

詰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

應劭率民退賊後漢

應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眾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

劉陶案姦如神後漢

劉陶字子奇靈帝時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羊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

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童恢服虎後漢

童恢字漢宗獻帝時除不其令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酒肴以勸勵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無囚流人歸化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虎吏人為之歌頌

曹操赤棒專威魏書

曹操除洛阻北部尉初入尉解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

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黄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鎮丘令

王脩攻賊魏書

王脩字叔温獻帝時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

賈逵舉奏不法魏書

賈逵字梁道後漢獻帝時魏文即王位以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

言安靜實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  
糾天下復何取正乎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  
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遠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  
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遠明斥堠繕甲兵為守戢  
之備賊不敢犯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遇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  
長谿水造小戈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陳矯論決魏書

陳矯後漢獻帝時曹操辟為司空掾為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  
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選  
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  
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  
贖罪狀一時論矣

賀齊威振山越 吳書

賀齊字公苗後漢獻帝時少為郡吏守劍長縣吏斯從縣侯為  
紆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死  
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  
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

胡質辨姦 魏書

胡質字文德後漢獻帝時曹操召為頓丘令縣民郵政通於從  
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  
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從  
吏部即為常山太守遷任南兗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  
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元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  
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



楊沛高樞 魏書

楊沛字孔渠後漢獻帝時為新鄭長人多飢窮沛課民益畜乾  
樞收營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千餘斛藏小倉會曹操  
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謂見乃  
皆進乾樞操其喜

杜襲受誓 魏書

杜襲後漢獻帝建安初曹操迎天子都許縣逃還鄉里操以為  
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歛民保城郭不得農業  
野荒民困倉廩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  
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日荆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  
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  
護者悉聽遣出皆叩頭願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

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  
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一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  
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麻門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趙儼囚豪 魏書

趙儼字伯然後漢獻帝時首操以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  
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安不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  
放自是感恩並著

呂虔平賊 魏書

呂虔字子恪後漢獻帝時首操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為從事  
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母等作亂與昌豨通操  
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吳母等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  
伏其側虔察吳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眾群賊乃

平操以虔領太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  
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續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虔將家  
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  
業簡其疆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在郡十數年甚有  
威惠

國淵智察姦書 魏書

國淵字子尼後漢獻帝時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曹操  
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  
淵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大郡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  
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池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  
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  
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北方其書與投書人同

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國淵立法競勸 魏書

國淵字子尼後漢獻帝時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  
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  
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  
姓競勸樂業

陳登化民畏愛 魏書

陳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  
有文章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  
育孤視民如傷後漢獻帝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  
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澗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  
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

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奸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其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

王昶栽樹墾田 魏書

王昶字文舒魏文帝在東宮為太子文學帝踐阼從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

顏斐教化 魏書

顏斐字文林有才學魏文帝黃初時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

以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平陌樹桑果是時民多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有車牛又赴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開鋤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

倉慈德惠 魏書

倉慈字孝仁始為長安令明帝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其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

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  
閱科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  
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質遷欺詐  
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  
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  
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感圖  
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  
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  
祠之

游楚守城不降 魏書

游楚為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明帝太  
和中蜀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

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  
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  
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  
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一顧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  
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  
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耳乃取太守以降未  
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  
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  
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  
弊耳使顯鳴鼓繫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  
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  
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明帝嘉其以詔勿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

小而大聲目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

徐邈政化大行 魏書

徐邈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邈到後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人貢羌胡從事不問小過共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

是以信州畏威實歸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禪和引繩杜州界肅清

劉毅見聞 晉書

劉毅字仲雄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功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魏元帝末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張嶷安邊 蜀書

張嶷字伯岐後主時為牙門將越嶲郡自丞相諸葛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璆璆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張嶷為越嶲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提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

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  
諸種聞之多漸降服漢嘉郡界笮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  
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  
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逢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其  
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  
不為患

呂乂開喻增戶蜀書

呂乂字季陽後主時為漢廣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  
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告言女奴巧非一又到官為之防  
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

陳表誘赦施明吳書

陳表字文興吳主孫權時為將偏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

時有盜官也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杜悍以收考極毒雖死無辭  
廷尉以聞孫權以表能得復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  
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  
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行為赦明誅戮其黨  
遷表為無難右部督

李密便民無擾蜀書

李密字令伯晉武帝以為河內温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  
過温縣必責求供給温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諸縣欲求  
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宿禮老幼桑土行之供一無煩擾伏  
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且舞誅求之礎所  
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

朱齡石斬姚係祖南史

朱齡石字伯兒晉武帝以為建武參軍後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為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厓竹召為參軍係祖恃疆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不由是一部得清

王宏政術 晉書

王宏字正宗魏侍中祭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晉武帝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飢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張輔剛正 晉書

張輔字世偉少有幹局武帝時補藍田令不為豪強所屈時疆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百姓患之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

陸雲神明 晉書

陸雲惠帝時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人有見殺者王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何攀甲明曲直 晉書

何攀居心平允莅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普才惠帝時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陳壽閭又費立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

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

山遐增戶 晉書

山遐字彥林東晉元帝時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蔽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

江秉之簡政 南史

江秉之字玄叔宋少帝時為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條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浦新安太守

王擢投書 南史

王擢為秣陵人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送擢敞有寵二宮勢傾

人主婦弟犯法敞為之請擢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諧之明日而見代

沈懷文訊獄 南史

沈懷文宋文帝時遷撫軍兵吏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眾咸稱平

沈瑀見任 南史

沈瑀字伯瑜宋明帝時復重子刺史王遙光嘗使送人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孰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使瑀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成材官所量數十



萬帝益善之

王敬則縛盜南史

王敬則宋明帝時補既陽令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  
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  
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  
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  
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

顧憲之明決斷惡南史

顧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後廢帝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  
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  
至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  
人謂曰神明及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

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嬖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息  
銜之亦卒不能傷也

王敬則路不拾遺南史

王敬則齊高帝建元中遷至與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  
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  
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  
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

傅琰明決南史

傅琰字季珪齊高帝時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  
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  
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菜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  
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

孔琇之案盜南史

孔琇之有吏能仕齊武帝時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

蕭景治郡為最南史

梁吳平侯蕭景好學才辯有識斷齊明帝時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

謝覽折強除劫南史

謝覽梁武帝時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

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

江革施恩息盜南史

江革字休映梁武帝除都官尚書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革乃省旂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靜息

傅翹如神南史

傅翹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大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後梁武帝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

傅岐放囚南史

傳岐字景平梁武帝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鬪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

蕭彥達援急贍貧南史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梁簡文帝第七子也天監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熱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以荊州來應赴眾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為援援之宜速待

非也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頭敗人田秀以穀二萬斛殲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更一日散遣百餘八百甚悅

蕭恭降朗南史

蕭恭字敬範梁武帝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帝以恭為刺史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之子姪斬之軍門有司奏恭縱罪專戮詔宥之遷湘州刺史

沈瑀抑吏南史

沈瑀梁武帝時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

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遠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至餘姓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

夏侯恭叔惠化南史

夏侯恭叔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

臧厥精明南史

臧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梁武帝時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

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禰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獄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搗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

孔奐麥飯餉軍南史

孔奐字休文梁元倚時補中從事史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令武帝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

程靈洗督下耕績南史

程靈洗字玄滌陳文帝時為都督郢州刺史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

李曾善政賊長還廩北史

李曾李孝伯之父也魏道武時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廩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

于栗磾繕橋北史

于栗磾任魏時為豫州刺史明元帝南幸孟津謂栗磾曰河可

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雷既濟帝深歎美之

陸叡清平北史

陸勣魏文成帝時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疆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為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其教效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負約徵為散騎常侍百姓乞留叡者千餘人魏獻文不許謂羣臣曰叡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叡之代還也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叡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

李安世表善除惡 北史

李安世魏文成帝時出為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人者為之脩飾廟堂表薦庶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為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標親往討之大為波敗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畧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內肅然

房景伯喻賊 北史

房景伯字良暉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魏獻文時李冲典選拔為奉朝請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

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守令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

拓跋禎不收狂誤 北史

拓跋禎魏孝文帝時為豫州刺史有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嘗有犯慄恨圖為不軌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眾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誑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

宋世景發姦 北史

宋世景魏孝文時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制濟州刺史

鄭尚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車召而誠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繼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茲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鷄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李崇懸鼓 北史

李崇字繼長仕魏孝文為荊州刺史甚有稱績召還賞賜隆厚除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警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即命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楊津智察 北史

楊津字羅漢魏宣武時馮驍騎將軍出除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二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察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百屬感厲莫有犯法者

王椿聲望 北史

王椿字元壽魏宣武正始中任太原太守坐事免僮僕千餘園宅華靡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由是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辟雍欲

徵為將作大匠椿聞而固辭李昌中余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功封遼陽縣侯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察下不容奸所在吏人畏之重足

江文遙震肅奸盜北史

江文遙悅之子也少有大度好財好士士多歸之夏侯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遙奮劍請行遂不斬靈珍魏宣武帝令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而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人所苦疾大盜姓名悉徧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改為雍州諸郡之最

刁雙清肅北史

刁雙魏明帝末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現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禽獲於是州境清肅

宋世良括戶北史

宋世良字元友魏孝莊時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河內太守田估賦貨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

宋翻威振北史

宋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魏孝莊時除司徒左



長史河南尹初翻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擄而不送翻  
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  
霑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  
曰置南墻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  
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敕河  
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  
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  
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柳慶殺孟甥

柳慶魏孝武時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  
為凶橫或有告其盜牛庶及捕得實魏今就禁止孟氏殊無懼容乃  
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

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感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畢令其  
殺之此後貴戚斂手

樊子鵠責子失儀

樊子鵠魏孝武時除兗州刺史將之官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探  
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  
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三辰悚

蘇瓊明斷

蘇瓊東魏孝靜帝時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盜長  
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  
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  
賊贖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  
枉死後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奸盜止息或外境奸

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

高季式討賊北史

高季式字子通有膽氣東魏孝靜帝天平中為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勲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疋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為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崔昂守法北史

崔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定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綜文詞東魏孝靜帝天平二年文襄引為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

輔國政召為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未幾間內外齊肅

韓褒弭盜北史

韓褒字弘業西魏文帝時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知之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鄉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禁黠少年素為鄉里忌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發者並其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箴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並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

悉首盡取名簿勅 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  
盜屏息除都督西涼州 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富之  
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 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歲乃悉募貧人  
以充兵士優復其家 免徭役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  
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 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

鄭道邕

撫部民 北史

鄭道邕字孝穆幼謹 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魏孝  
明帝孝昌初解褐太 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大  
師咸陽王長史文帝 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  
顯時為雍州刺史欽 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  
遭難節此政始盡邕 申之日戶止三十留情綏撫遠近咸至  
數年之內有四萬家 不績為天下最周文帝賜書歎美之徵

拜京兆尹

賈世

北史

賈世西魏廢帝元年 原州刺史仲理豪右申埋與滯在州  
載甚有政績州城北 卓水蠟屨經行踐骨與僚吏宴於泉側  
因酌水自飲曰吾在 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  
遺惠每至此泉者莫 不懷之

宋世良

北史

宋世良齊文宣帝時 清河太守才識開明尤善政術在郡未  
幾聲聞甚高陽太守 以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  
十二人餘皆放之陽 太守魏明朗大怒云報放吾賊及推問  
送者皆實放者皆非 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  
居之群盜多萃於此 公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

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赦郡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內猶生桃樹蓬蒿亦滿台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若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禁

蘇瓊政術北史

蘇瓊仕齊文宣帝為清河太守禁斷淫祠婚姻喪祭皆教令然而衰禮又蠶月預不獻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史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

羊烈蝗不入境北史

羊烈齊文宣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成為稱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美焉

即基清訟北史

郎基齊孝昭帝時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放得罪者眾遂條律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案牘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尋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網既疎獄訟清靜

即茂審囚北史

即茂周武帝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

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  
衛國人不敵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  
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于翼祭山得雨北史

于翼字文若周武帝建德二年出為安州摠管時人旱涸水絕  
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焚香群祀山廟已除翼遣  
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歌無頌之

盧賁決渠北史

盧賁字子微略涉書記隋文即位拜散騎常侍歷郢統懷三州  
刺史在懷州决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入温縣名曰温潤  
渠以溉焉鹹人賴其利

乾雄口畫情狀北史

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革莫不歎服後  
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梁彥光復治相州北史

梁彥光隋文帝時轉為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  
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  
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坐免歲餘拜  
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錫臣自分發  
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  
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彥光自請米莫不豐笑彥光  
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魏德深治最北史

魏德深初為隋文帝挽卽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武陽郡丞元寶歲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魏德深為貴鄉長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

盧昌衡表則北史

盧昌衡隋文帝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群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穎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漬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摠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世表行為士則論之者以為美談

裴蘊平義倉北史

隋文帝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一粟不給奏令人問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則生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之自是州里豐衍

裴蘊驗丁北史

裴蘊隋煬帝大業間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不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

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

張允濟驗盜唐書

張允濟隋煬帝時為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宇所蔭葱因教曰弟還舍晚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

張允濟決訟事文類聚

張允濟隋煬帝時為武陽令原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令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原武吏大慙

張儉屯田輯邊唐書

張儉字師約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即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彊每有求取所遣書輒稱詔勅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振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

陳君賓勞徠見陞唐書

陳君賓陳鄆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為襄國通守高祖武德初挈郡聽命封永陽郡公遷邢州刺史太宗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徠不暮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糶糧少令拆民房逐食聞刺

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為太府少卿

賈敦願兄弟善政唐書

賈敦願太宗時徙瀛州刺史州潭沱滹二水歲溢溢壞室廬寢洳數百里敦願為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高宗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願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于官咸亨初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

震手唐書

裴琰之高宗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其李崇義內輕之鐫論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盡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白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即由是名動一州號震手

王方翼濟飢瘵唐書

王方翼高宗時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壑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廝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餒死方翼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舍活甚衆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旬奏為副兼檢校安西都護

李傑市唐書



李傑中宗時改河南尹傑既精聰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由是府無淹事人吏益及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恤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歛之使人迹婦出與一活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

韋景駿省功唐書

韋景駿中宗神龍中厓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鄣水至堤趾輒去其北郊為腴田又繕漕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飢身巡問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

李朝隱忠貞出官官事支類聚

李朝隱唐睿宗時為長安令有宦官閻興貴詣縣請託朝隱命拽出之帝聞即嘉之又下制曰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以罪責之以禮繩之以愆宜加一階用表剛烈

李元紘致磔唐書

李元紘玄宗時改好畤為遷澗州司馬以辨治得名開元初為萬年令賊後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亭渠立磔瀦竭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

韋倫減鑄省費唐書

韋倫玄宗時以蔭調監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為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鑿扶苛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繇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

晚節盛營宮心吏介以為欺倫閱實工自省費倍

鄭昉終賊唐書

鄭昉玄宗時為郾城州刺史移職民之暴警者遮道留昉誅殺六七人採訪使哥之言狀擢北海尉安祿山反縣民孫俊歐市人以應昉率眾於殺之

于邵兗獠皆降唐書

于邵字相門玄宗天寶末第進士補崇文校書郎遷巴州刺史會歲饑部獠亂簿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

左震巫唐書

左震為黃州刺史宗不豫太卜建言崇在山川宰相王璵遣

左震傳分禱天下巫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下詔

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盡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憮狡

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鏽不啓震怒破鏽入

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藉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

以聞墀不能詰帝亦加罪

房瑄治復民居事文類聚

房瑄唐肅宗時乾元元年出為汾州刺史始汾以武人領刺史綱目廢弛即治府為復民居至一切革之民以便安政警流聞

柳子厚悉歸質人事文類聚

柳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

相當則使歸其質觀祭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  
十人

蘇弁儲行畢給 唐書

蘇弁字元容擢進士初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府  
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一太守  
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儲借畢給帝嘉之  
試大理司直

張延賞 行第一 唐書

張延賞代宗大曆初以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  
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  
闕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  
留守以兵屬居五年行第一

柳子華 唐書

柳子華公綽諸父也以辟嚴武劍南府累遷池州刺史代宗將  
幸華清宮先命完年欲以子華為京兆少尹尹惡其剛方沮解  
之遂為昭應令檢校工部郎中修官使設棘圍於市徇邑中曰  
民有得華清宮瓦石不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  
山積矣營辦略足

王播均 訓 唐書

王播字明敏德宗貞元年間為監察御史除駕部員外郎長安  
令于頓奴客與民盜物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

鄭珣瑜 魏運 唐書

鄭珣瑜字元伯德宗時四遷吏部侍郎為河南尹方是時韓全  
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魏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

知儻運勞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檄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博以取求苟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萬人產珍以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

李吉甫

改擢饒二州刺史會前刺史繼死感言

李吉甫字弘憲德宗

吉甫命苗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

牙城有物怪不敢居

數盜窟穴治稱流膠

馬拯民

與如親父母

扶風馬公德唐德宗

貞元甲為鄆曹濮節度觀空等復領其地

德宗死之後

之遺利

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曰物之始至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馴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備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

羅立言築城息盜

事文類聚

羅立言唐德宗貞元末擢進士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更籍其闕狹号於眾曰有不如約為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无困者不知有役設鑠絕汴流茲盜屏息

李巽理財

唐書

李巽字令叔為湖南觀察使徙江西銳為治持下以法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給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為鹽鐵轉運副使

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股耗巽泣職一年較所  
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  
尚書天資長於吏事至治家亦自檢索牘簿書如公府史有過  
秋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與巽對

盧坦寬恕唐書

盧坦憲宗時為河南尉改壽安令時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  
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  
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

錢徽理枉唐書

錢徽字蔚章憲宗時中進士第拜左補闕又拜禮部侍郎後貶  
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  
徽按其枉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

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它用哉命代貧民租入

劉栖楚窮治唐書

劉栖楚敬宗時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  
北軍凌籍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閱旬  
宿茲老蠹為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  
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王播善奏唐書

王播文宗時進檢校司徒拜左漢射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  
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  
反用為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  
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

崔碣得情唐書

崔碣字東武宗時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  
可久專貨江湖間值龐勳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  
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其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  
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  
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  
逐之妻詣史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  
恨歎遂失字碣之來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  
獄史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  
都民相語歌舞於道

李頻奉法大治事文類聚

李頻字德新唐宣宗大中末遷武功令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  
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向君慶通賦六年不

送暝然出入閭里頻密摘比伍與競

頭建質頻即械送

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員无小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縣大治

何易于致獄無囚唐書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  
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令索民挽繹易于身引舟朴  
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  
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推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  
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  
子詔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  
亦不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  
能具葬者以俸救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鬪民在廷

易子丁寧拍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  
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  
稱

劉昫除弊寬民 五代史

劉昫唐廢帝即位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  
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  
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蔽  
尤甚乃句計文簿數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  
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以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  
歡然以為德

馬人望括民戶口 遼史

馬人望字儼叔太祖時第進士為松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  
行松山人望請于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  
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為民如此後必大用以  
事聞于朝悉從所請遷警巡使京兆獄訟填委馬人望處決無  
一冤者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  
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  
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人望有操守喜怒不形未嘗  
附麗求進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  
之甚高擢之必酷其畏慎如此

張浩撤祠 金史

張浩字浩然太宗天會八年進士及第授祕書郎改平陽尹平  
陽多盜臨汾男子夜掠人婦浩捕得榜殺之盜遂衰息近郊有  
淫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

屋投其像水中強宗黠吏屏迹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

劉敏行禦寇金史

劉敏行太宗天會中進士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為食  
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借  
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為疑兵敏行率軍巡邏日暮  
則闕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圯壞久  
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錢顧役  
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  
至不能犯

馬諷決水辯誣金史

馬諷字良弼熙宗時登進士第調雄州歸信令境有河曰八尺

口每秋潦漲溢害民田諷視地高下疏決之廿大惠遂息召為尚  
書省令史天德初改寧州刺史民有告謀不劫執者株連數十百  
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具伏其誣衆呼感泣

王競購賊築隄金史

王競字無競熙宗時除太寧令歷寶勝鹽官轉河內令時歲饑  
盜起競設方畧以購賊不數月盡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  
發民築堤豪民猾吏因緣為姦競覈實之懲費幾半縣民為之  
諺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蓋以前政韓希甫與競相繼治  
縣皆有幹能

程輝捕殺姦賊金史

程輝字日新熙宗時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  
娶其妻輝督捕之命善母以長錐刺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



董師中善政 金史

董師中字紹祖熙宗時擢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縣丞有劇賊王乙素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藋縣有遺櫬寓于驛舍者悉為葬之

李晏運木 金史

李晏字致美性警敏倜儻尚氣熙宗時歷中牟令會海陵方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敗者衆乃馳白行臺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於下流人皆便之

張奕定叛亂 金史

張奕字彥微熙宗時以廕補官仕齊為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

明亡匿略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

高昌福偵敵 金史

高昌福熙宗時補樞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帥亦合令史皇統初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以偽宋謀者即殺之昌福讞得其實釋去者甚衆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好殺人遣介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自度夫囚恐得罪欲盡殺諸囚以滅口昌福識監吏意窮竟其狀免死者十七八而諸吏遂怨昌福欲構害之是時方用兵梁楚間夜多陰雨元帥府選人偵宋兵動靜諸吏遣昌福昌福不辭即行盡得敵軍虛實報元帥府

忠義制囚得民 金史

僕散忠義從宗弼渡淮攻壽廬等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

人將帥之器也熙宗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為務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晦囚徒謀為反獄倉猝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更搥鼓鳴角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滿郡民詣闕願留詔從之

劉煥戒惡

金史

劉煥海陵王天德元年進士調中都市令以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善弟敬慎則為君子暴戾隱賊則為小人自今以往毋徂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眾皆畏憚毋敢犯者召為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卧車下或挽其靴鐙曰我欲復留使君期斗不可得也

張萬公解圍

金史

張萬公海陵王時遷長山令時土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舊意眾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為立生祠

武都止盜

金史

武都字文伯世宗時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姦民嘗縱火行劫推埋發冢者都皆廉得姓名榜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

裴滿亨政績

金史

裴滿亨字仲通性敏習儒大定間收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進士舉其勿忘為學也太定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為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歛而已章宗即位諭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門第顯惟爾絲科甲進且先朝信臣國家利害為朕盡

言俄擢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悖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姦遷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從衡刑政莫制亨下車宣明約束闔境帖然性尤謹密出入宮禁數年讜議忠言多所裨益有蒙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

劉煥著蹟老民請留金史

劉煥字德文世宗時遷管州刺史耆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煥曰刺史守職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

孟奎辨明金史

孟奎字元秀世宗時授上京等路提刑判官初遼東契丹判

命星也嘗殺驛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輒繫之獄奎接囚速頰路讞而出之既而果獲其終司直者

張毅善政金史

張毅字伯英世宗時進士改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鵬鴈羽為之其價翔躍不可得毅曰夫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毅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毅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聞有無云

李完理寬金史

李完字全道世宗時出為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河間府治中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材軍民無間語陞沁州刺史仍以

聖書褒諭遷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其寃以獄界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改北京臨潢路提刑副使永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完長於古治所至姦惡屏迹民皆使之

宗寧易粟 金史

宗寧居家約儉如寒素臨事明敏世宗時擢歸德軍節度使時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二斗數日捕絕移鎮寧昌軍改知臨潢府事其鎮臨潢部酋有怨言宗寧聞之乏糧即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知得粟即請去其人以富韓亂後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此

王庭均獄分註誤 金史

王庭均字子瑞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涿郡王脩一見期以國士登世宗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聲郡民鄰四者謀為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鄰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庭均以計獲鄰四分別註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

王維翰息訟 金史

王維翰字之翰世宗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事判官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徒訟衰息

承暉杖豪民決潦水 金史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

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改知大興府事官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慙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兩潦害稼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潦隍

李英捕蕃金史

李英字子賢章宗明昌五年進士調淳化主簿累調通遠令蕃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掩捕之論如法補尚書省令史

完顏宗道惠政金史

完顏宗道本名章宗時授河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他事事情宗道疑其寃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債五千餘貫二年不償萬理索為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其明後乞致仕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民立像於層觀以時祭之

趙重福迹獲宋謀金史

趙重福字履程章宗時為右藏庫副使同知陳州防禦事宋謀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惶惶失措者執之果泉也

移刺福僧備禦金史

移刺福僧東海侯時改沃州同知興中府事福僧督民繕治城郭浚濠為禦備百姓頗怨項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戰其

北使備其西邊得暮果攻其西以有備乃解去尋改廣寧崇慶元年秋福僧被誅如鄰郡人兵薄城其子銅和尚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為良終不言子之功識者多之未幾充遼東宣撫副使歲久饑福僧出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

商衡活民甚眾 金史

商衡字平叔東海侯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換鄜州縣丞辟威戎令興定三年歲飢民無所於糴衡白行省得開倉賑貸全活者甚眾後因地震城圯夏人乘釁入侵衡率蕃部土官家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為立生祠

移刺福僧治效 金史

移刺福僧東北路烏連苦河猛安人以陰補吏部令史降帝東

海侯至寧元年轉樞密院調滕州軍事判官歷甄官署直長幽王府司馬順義軍節度副使部內世襲猛安木吞掠民婦女藏之窟室人頗聞之無敢發其罪者福僧請于節度使願自效既跡得其在率眾入索之得婦女四十二人木吞抵罪

雷淵震耀 金史

雷淵莅官喜立名東海侯時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為神明嘗攝管州魁吏州檄召之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鄭建克接木釋民 金史

鄭建克字仲實金廢帝時為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從破甘谷城改平涼尹是時營建南京宮室大發河東陝西材木浮河而下經砥柱之險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聞乃誣以逃亡錮其家

建充白其事請至砥柱解筏順流散下令善游者下流接出之而錮者得釋

石抹元究情 金史

石抹元字希明宣宗時為同知淄州軍州事劇盜劉奇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鞠聞赦將至亟命杖殺之闔郡稱快改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沁南軍節度副使河內民家有多美橙者歲獲厚利仇家夜入殘毀之主人捕得乃以劫財誣其人仇家引服賊不可得元攝州事究得其情生平寡言笑尚節儉居官自守不交權要人以是稱之

胡魯刺寧邊 金史

納蘭胡魯刺宣宗時伐宋以勞加朝請大夫禮部員外郎改曹州刺史豪民僕散掃合立私渡於定陶間逃兵盜劫皆籍為囊

橐累政莫敢問胡魯刺捕治之窮竟其黨闔郡肅然改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召為吏部侍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是時兵興胡魯刺完城郭繕器械料才壯為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備禦之策鹽米儲待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諭

王晉卿治民安堵 宋史

王晉卿少勇敢為鄉里所推周世宗在澶淵晉卿以武藝求見得隸帳下及即位補東頭供奉官從戰有功詔權控鶴都虞候太祖乾德中為興州刺史四年移漢州時蜀初平寇盜充斥晉卿嚴武備設方略禽捕剪滅靡有遺漏自是雖劇賊無敢窺其境然以賄聞帝惜其才而不問秩滿歸闕以疾求願養改左監門衛將軍奉朝請貢重錦十疋銀千兩以謝詔不納以

其黷貨愧之也未幾詔戍北邊疆場清肅開寶四年復授莫州刺史在郡謹斥候善撫循士卒皆樂為之用邊民安堵

郭守文招安寇盜宋史

郭守文父暉仕漢為護聖軍使從周太祖征河中戰死守文年十四居喪哀毀周祖鄰之召隸帳下廣順初補左班殿直再遷東第二班副都知宋太祖初遷西頭供奉官蜀平遷知簡州時劍外多寇守文悉招來集附從潘美征嶺南會擒劉鋹遣守文馳傳告捷

王贊發奸擿伏宋史

王贊少為小吏周世宗時累遷右驍衛將軍三司副使時張美為使世宗問京城衛兵歲廩幾何美不能對贊代奏甚析美及征關南世宗以贊為客省使領河北諸州計度使五代以來始

息藩鎮有司不

繩以法贊所至發擿無所畏已心振舉綱

領號為稱職由且

邊臣切齒建隆初太祖素知贊材幹即令知

揚州

范正

辭懲治頑民宋史

范正辭字直道中判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陽主簿太祖開中州轉運使稱其能轉左贊善大夫就知淄州代還治逋欠於州部糧多不及期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太宗征河東諸州杖殺之郡中畏服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民輸受錢二千即杖殺之郡中畏服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判棣深二州遷國子博士御史中丞劉保勳奏文臺直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擊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



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  
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與敵扇搖苟失  
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  
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

辛仲甫燒薙擒賊 宋史

辛仲甫字之翰大祖乾德五年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  
與城直會霖潦巨木集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儲  
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  
宴集日為亂屬左有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命  
燒薙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禽百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  
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陰行路郡人德之名為補闕柳

樊知古度江置橋 宋史

樊知古字仲師商唐主李煜時嘗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過漁  
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痠棹抵北岸以度江  
之廣狹太祖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以求進用太  
祖令送學士院試賜本科及第解褐舒州軍事推官嘗啓於上  
言老母親屬數十口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即詔  
煜令遣之煜方聞命即厚給齎裝護送至境上七年召拜太子  
右贊善大夫會王師征江表知古為鄉導下池州八年以知古  
領州事先事州民保險為寇知古擊之連接三砦擒其魁以獻  
餘皆潰散方議北征命高鼎石全振往湖南造黃黑龍船以大  
艦載巨竹絙自荆南而下遣八作使郭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  
者以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牌口試造之移置采石三  
日橋成不差尺寸從知古之請也

袁逢吉按田 宋史

袁逢吉字延之四歲能誦爾雅孝經七歲兼通論語尚書周太祖召見發篇試之賜束帛以賞其精習宋太祖開寶八年擢三傳第釋褐清江州知州王明薦其能就除豐城令宰相呂蒙正稱其有經術宜任學官會屬數方籍其吏資授四川轉運使逢吉惟脩謹練達時務初鄆州牧馬草地侵民田數百頃牒訴連上凡五遣使按視不決逢吉受命往則悉還所侵田民咸德之

楊克讓 讓廉謹宋史

楊克讓字慶孫七祖時知廣州俄兼轉運市舶使手寫經籍盈於篋笥歷官廉地幹局所至有聲每視事自旦至暮或通夕斷決如流無有凝滯當時稱為能吏

袁廓 廓以稽漏籍宋史

袁廓在蜀舉進士及第入宋為西平主簿勾稽漏籍得民丁萬餘州將薦其勤職廓性夸誕敢大言好詆訐太祖以奇士待之太宗即位掌京師市征歲中增課數萬緡上嘉之賜緋魚寶錢百萬會錢俶盡籍上宇以獻命廓按籍浙中諸州軍倉庫之物悉輸京師得以便宜從事仍詔每公宴別席而坐以寵異之復命知鄆州會河決溢入城浸居人廬舍至冬月結為冰廓大發民鑿取以竹輿舁出城散積之使者至謂其有略致水不入城乃以狀聞拜監察御史

田晝引醫民疾 宋史

田晝字承君太宗時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慷慨有前輩風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為土地神云

魏廷式召對稱旨 宋史

魏廷式字君憲宋太宗時改戶部員外郎知利州李順為盜就命充陝西至益州路轉運使後入奏事太宗謂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斷宸衷非為宰相來也即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李溥作隄便漕 宋史

李溥太宗時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稅兼發運事使江淮歲運米輸京師舊止五百餘萬斛至溥乃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畜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溥漕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為長隄自是舟行無患

盧之翰守洺州 宋史

盧之翰字維周少篤學家貧客遊單州防禦使劉乙館於門下乙徙錢塘之翰隨寓其郡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舉進士不得解詣登聞自陳詔聽附京兆府解試明年登第通判洺州會契丹入寇之翰募城中丁壯決漳御河以固城壁虜不敢攻吏民詣闕求借留

張適廉敏 宋史

張適者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藩郡有治績以廉敏稱知鄜州獲對太宗喜其詞氣俊邁賜緋魚旋改京東轉運副使加直集賢院一日三被寵渥時人禁之

李承矩有德政 宋史

李承矩字正則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調丁男百十輩轉送上供綱承矩以為橫役奏罷其共事徙知潭州凡六年因

園屢空詔嘉獎之入為六宅使

何蒙倍課 宋史

何蒙字叔昭少精春秋左氏傳南唐主李煜時舉進士不第因獻書言事署錄事參軍入宋授洛州推官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調遂寧令時太宗親征契丹還作詩以獻召見賞歎授右贊善大夫三遷至水部員外郎通判廬州時郡中火燔廨舍榷務俱盡蒙假器貸鄰郡麩米為酒既而課增倍戶部使上其狀詔賚緡錢獎之稍遷司門巡撫使潘慎修薦其材敏驛召至京因面對訪以江淮茶法蒙條奏利害稱旨賜緡魚及錢十萬

王子輿才翰 宋史

王子輿字希孟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北海主簿真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因入對與三司論列利害以子輿為長

轉度支員外郎子輿以每事上計司移報稽滯求兼省職乃命為監鐵判官仍領制置增歲課五十餘萬貫咸平三年就命兼充淮南轉運使子輿精於更事久掌茶鹽漕運周知利害甚重經制公私便之所至郡縣以公事申請者文牒紛委頃刻待報子輿皆即決遣曾無凝滯

葛懷敏討叛 宋史

葛懷敏霸之子也太宗時以蔭授西頭供奉官加閤門祗候上平燕策會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召對邊事復還雄州改萊州團練使濁流砦兵殺叛官吏潰去懷敏發兵掩敵盡誅其黨

楊瓊多智 宋史

楊瓊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帳下即位隸御龍直

淳化中李順叛蜀瓊往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與尹元裴衣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三州雲安軍斬首數千級詔書嘉獎遣使即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召還共職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不幾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回捍有功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鎮北擒獲人畜佔多賊騎五百掠城下繫破之追北三十里並賜詔嘉諭

王濟多才

宋史

王濟字巨川太宗雍熙中上書自陳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累遷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頗易舊制由是忤丁謂輩四年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郡城西有錢塘湖溉田千餘頃歲久湮塞濟即工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潰溢之患仍

以白居易舊記刻石湖側民頗利之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狻言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其實斬之上嘉其能斷

鄭文寶平

亂宋史

鄭文寶字仲賢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拜殿中丞使川陝均稅次渝涪聞夔州賊武文謀亂乃乘舸泛江一夕數百里以計平之授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會歲歉誘豪民出粟三萬斛活飢民八萬八千口既而李順亂西蜀秦隴賊趙包聚徒數千將趨劔閣以附之文寶移書蜀郡分兵討襲獲其渠魁餘黨殲焉

王彬鉏強

宋史

王彬太宗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歷知撫州民李甲饒英恃財武斷鄉曲縣莫能制甲從子詈縣令人告甲語斥乘輿彬按治之

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服器有龍鳳飾甲坐大逆棄市并按  
英嘗疆取人孥配嶺南州里肅然

寇準治以恩信事文類聚

寇準字仲平宋太宗時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  
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  
無稽違者

吳奎治京師大豪事文類聚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不太宗時歷兩郡皆著治稱及領京師  
富人孫氏京師大豪商確財利負其物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  
女發其宿罪徙之遠方家猾斂手聲聞赫然

張雍固守宋史

張雍太宗時知梓州淳化五年蜀州青城民王小波李順作亂

宋至萬人雍訓練士卒得城中兵三千餘人又募疆勇千餘守  
城輦綿州金帛以實帑歲推官陳世卿治戎器掌書記施謂推  
監院判官謝濤伐山木為竿銷錮鍾為箭鏑紐布為索守械悉  
備遣推官盛梁請兵于朝未幾益綿印彭漢州永康軍悉陷于  
賊順入成都僭號大蜀王勢甚盛遣其黨楊廣將十萬眾寇劍  
門相里貴帥眾十萬圍梓潼雍與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  
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  
見老弱設伏伺我又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為伏兵所突則墮其  
姦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外應和雍叱斬  
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夜鼓譟攻城益急城中大恐雍命發  
礮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退復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  
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卒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

山瞰城內信然伏精兵萬餘山之東隅以待我師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盡於其攻具自午達申始盡賊以為神凶黨數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盧斌等領兵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為之少却長圍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石知顯來援賊始潰去遣施謂入奏上手詔褒美之

王德用擒賊 宋史

王德用字元輔太宗至道二年擊李繼遷德用為先鋒隊伍甚嚴累遷內殿崇班以御前忠佐為馬軍都軍頭出為邢洛磁相巡檢盜張洪霸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氈車載勇士詐為婦人飾過邯鄲賊果來邀勇士奮出悉禽之徙督捕陝西東路盜賊相戒曰此禽張洪霸者皆相率逃去

陳恕權豪 宋史

陳恕字仲言太宗時遷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檣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宿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張詠化賊為民 宋史

張詠太宗時知益州時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頌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與繼恩失權即命

○集事卷十  
七十  
繫接胥并人無知者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詎移文諭以朝廷恩  
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  
亦可乎

王漢忠所部無盜 宋史

王漢忠字希傑太宗時出知襄州為左屯衛上將軍有識略軍  
政甚肅每行師詰旦必行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  
不貸故所部無盜

王濟救焚獲賊 宋史

王濟字巨川太宗時遷光祿寺丞改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舊武  
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為盜  
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并所盜物即  
斬之馳奏其事太宗大悅

張佖平寇 宋史

張佖字仲雅後徙華州渭南少有  
習儒業獻文求試換國子監丞遷正  
縣太宗端拱初為太子右贊善太

補殿前承旨以  
三白渠知涇陽  
被誣殺人者詔

往按之發擿姦伏寃人得雪真宗咸平初擢為陝西轉運副使  
賜緋魚至延安遇夏人入寇親督兵擊敗之後夏人來寇佖率  
兵與戰親射殺首帥俘獲甚眾餘黨遁去詔書褒之賜錦袍  
金帶

張詠聽民以米易鹽 事文類聚

宋真宗淳化四年命張詠知成都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  
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  
民以米易鹽未喻月得米數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



皆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善幹國事者

章頻辯偽券 宋史

章頻字簡之真宗時與弟頤皆以進士試禮部預選會詔兄弟母並舉頻即推其弟棄去後六年乃擢第知九隴縣遷殿中丞眉州大姓孫延世偽為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辯轉運使使按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然後書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知華陽縣黃夢松覆按無所異

趙賀閔梁 宋史

趙賀字餘慶真宗時補臨朐縣主簿有幹力知州寇準且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鹽池吏欺緡錢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賀悉得其姦徙知漢州蜀吏喜弄法而

賀精明吏不敢欺

陶弼版車 宋史

陶弼字商翁真宗時知邕州邕經儂寇并燄蕩然人不樂其生弼緩輯惠養至忘其勤諸峒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幣皆感悅無犯邊者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以望三邊皆漫為陂澤亟窒垠江三門諭兵民即高避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車召僚吏賦役為土囊千餘置道上水果從實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為發廩以振於內方舟以饁於外水不及女墻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私一無所失亡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沒

劉隨植柳 宋史

劉隨字仲豫真宗時以進士及第為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每

伐巨木為柵壕輒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使相聯屬以為限界民遂得不擾

陳貫賑飢 宋史

陳貫字仲通少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名擢實高第為臨安縣主簿歷知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篋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饑出職田粟振飢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悉發其餘徙陝西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入為三司鹽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興屯田

韓億辨冤 宋史

韓億字宗範真宗時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永城縣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守白皇甫選輒屬億治之通判陳州會河決治隄費萬計億不賦民而營築之真宗嘗欲刃試而與王旦有親嫌特召見改一官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誣其子為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輒賂吏掠服之積十餘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為證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亡以為辭冤遂辨

李士衡獲盜 宋史

李士衡字天均真宗時知青州前守捕羣盜妻李真棘園中士衡至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

王曙辯偽 宋史

王曙字晦叔真宗時中進士第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辯其偽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

王

魯宗道疏港便民 宋史

魯宗道字貫之真宗時舉進士為濠州定遠尉再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道海水至邑下歲久堙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魯公浦

李遵勗修邊練軍 宋史

李遵勗字公武舉進士真宗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尚萬壽長公主出知澶州在郡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勗督工徙七日而堤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拜寧國軍節度使徙鎮國軍知許州水軍多不練習而隸籍遵勗命步校按劾拔去十七八後以疾請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

李昭述城澶 宋史

李昭述真宗時為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來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詔以為名調兵餉八萬逾旬而就初六符過之貞以為治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義勇軍人情訥訥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眾始安

李若谷擒賊 宋史

李若谷字子淵真宗時徙潭州洞庭賊數邀商人船殺人輒投屍落水中嘗捕獲以屍無驗每貸死隸他州既而逃歸復攻劫若谷擒致之磔于市自是寇稍息

楊偉斬惡 宋史

楊偉字子奇真宗天禧元年獻頌召賜進士及第校書郎用近臣薦通判單州會巡檢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為而反

俱曰將有訴于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

劉式奏免逋積宋史

劉式字叔度南唐主李煜時舉三傳中第真宗天禧中宋歷遷大理寺丞贊善大夫監通州鹽利監及主三司都磨勘司仍賜緋式又建議置主轄支收司以誣財賦出納時以為當遷祕書丞與陳靖使高麗至道中併三司院為一命式領之再轉工部員外郎賜金紫遷刑部式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橫賦逋積至多式奏免之人以為便

陳堯佐防河宋史

陳堯佐字希元真宗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堯佐造木龍以殺

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為陳公堤

楊紘禁盜宋史

楊紘字望之楊侃之子真宗時以蔭歷官知郵縣郵濱海惡以販魚鹽者群或掠商人財物入海吏不能禁紘至設方略使識者贊其能及歸始給還且戒諭之由是不敢為盜以億文獻賜進士出身通判越州知筠州提點江東刑獄除轉運按察使江東以紘開義倉振之吏持不可紘曰義倉為民也稍稽人將歿矣紘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不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俱受害邪聞者望風解去或過期不敢之官與吾郡王綽號江東三虎

王綽出錢貸民宋史

王隨字子正河內人登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累官京西轉運

副使陸游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為壽遷淮南轉運使又憂起復時出比畿隨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庸多又復業徙河東轉運使

俞獻卿積穀宋史

俞獻卿字諫臣其宗時調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至而當力擊不勝有死而已柰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糶至積穀數萬及是六月三鎮以饋軍

王隨公平價宋史

王隨字子正仁宗少為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懷政假懷政自今三十五兩倉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

復辟秘書少監孫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喜遣子弟就學母上食起復光祿卿知潤州徙江寧府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糶以取高價也乃大出官粟平其價復給事中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卒有負罪逃入蕃部者戎人輒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小求賞前此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免死聽復隸軍籍由是多來歸者

王旦多智宋史

王沿字聖源少治春秋中進士第仁宗天聖間為河北轉運使奏罷二牧監以重賦民導相衛邢趙水下天平景祐諸渠溉田數萬頃因詣關帝廟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學士館為三司戶部副使知并州時趙元昊數寇

河東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進為涇原路經畧安撫招  
討使無知渭州增屯兵城中隘甚乃築西關城云里改涇州觀  
察使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  
瓦亭之懷敏進兵鎮或公以書戒勿入第背城為砦以羸師  
誘賊賊至發伏擊之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為所敗賊  
乘勝犯渭州沿涇州人焚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遂引去懷  
敏敗復為龍圖閣直學士

杜 應 職 宋 史

杜衍字世昌仁宗元中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者為設方  
署捕立得殺之

許 元 字 子 春 以 陰 為 太 潮 齋 郎 改 大 理 寺 丞 累 遷 國 子 博 士

監在京權貨務三門發運判官元為吏疆嶽尤能商財利仁宗  
廢府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  
獨倚辨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至則悉發漕以江州縣歲粟所在  
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運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朝廷以為任職就遷副使

魚 周 詢 植 劍 宋 史

魚周詢字裕之仁宗時舉進士中第為大理評事歷通判漢州  
城中夜有火部衆救之植劍于前曰攘一物者斬火止民無所  
失亡

魯 公 亮 無 盜 宋 史

魯公亮字明仲仁宗時以端明殿學士知鉅州為政有能聲盜  
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囊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

五口境不歲盜殆從者之慶耳索之果然號

口曾開門

燕度禦婦 宋史

燕度字唐卿仁宗皇祐甲午登進士第出知滑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寔為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芟榷禦之埽賴以不潰

陳希亮禁巫 宋史

陳希亮仁宗時知鄆縣老吏魯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為善吏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致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山矣

陳希亮飛橋 宋史

陳希亮守宿州州跨汴為橋以四橋爭嘗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為飛橋

陳希亮植立 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宋仁宗遷希亮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宰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戰所至為暴或疑為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以徇希亮獨治為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

陳希亮治河決 宋史

陳希亮仁宗時移滑州奏事殿上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詔  
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  
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希亮奪瓘職  
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  
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

陳希亮貸粟易新 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仁宗時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王者以腐敗為  
憂歲饑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為擅發希亮身任之是  
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

李參恤飢 宋史

李參字清臣仁宗時以蔭知鹽山縣歲飢諭天下出粟平其直

子民不能糴者給以糴粒所活數萬

仁寶奏伐藥樹 宋史

侯仁寶仁宗時以蔭遷太子中允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即  
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  
以聞詔盡伐去九年不代

傅求取土省工 宋史

傅求字命之仁宗時為龍圖閣學士初求進士甲科通判泗  
州淮水溢毀城朝廷遣中使護築絕淮取土道遠度用兵六十  
萬求相汴堤旁有高埠夷之得土載以回所省工費殆半

姚仲孫振飢 宋史

姚仲孫字茂宗仁宗時為大理寺丞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  
南康或露積于道問為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為



募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為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  
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  
通判睦州徙滁州歲旱飢有詔發官粟以振民而王吏不時給  
仲孫既至州立劾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

趙尚寬化俗宋史

趙尚寬字濟之仁宗時知惠州俗為蠶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  
教人服藥募索為蠶者窮治實于理大化其俗

陳薦獲盜宋史

陳薦字彥升仁宗時舉進士為華陽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  
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聞致殺二人以這薦失  
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貴者邪已而獲盜

鄭戡定讞宋史

鄭戡仁宗時進資正殿學士知并州兵興用不足河東行鐵錢  
山多炭鐵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戡乃請三當一令既下兵民  
相扇動不能遏又羣諫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戡聞悉召至庭  
下推首謀者數十人黜隸他州事乃定

明鎬巡邊宋史

明鎬仁宗時擢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鎮大巡邊以備賊時邊  
任多紂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  
擇習事者守堡若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  
有忿爭殺倡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倡  
婦聞皆散去

周湛有治才宋史

周湛字文淵仁宗時進士甲科為開州推官中身言書判改祕

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為事湛  
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為巫者自是民始用醫藥累遷尚書都  
官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  
外為奴婢湛至設方略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人  
給飲食還其家徙京師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澆州縣  
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為鹽鐵判官三司帳籍浩煩吏胥  
離析為蔽欺湛為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為江南西路  
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清混無紀次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質  
至久不能決湛為立號以月日比次之詔下其法諸路又以徭  
賦不均百姓巧於避匿因條其詭名挾佃之類十二事且許民  
自言凡括隱戶三十萬還為戶部判官又為夔州路轉運使雲  
安鹽井歲賦民薪茅至破產責不已湛為蠲鹽課而省輸薪茅

判鹽鐵句院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

朱壽隆察奸斬盜

朱壽隆字仲山仁宗時知九隴縣史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  
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必有姦逾月獲盜果殺其人  
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  
隆設方略耳目捕斬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

劉敞還田

劉敞字原父仁宗時擢知制誥山陰知揚州揚之雷塘漢雷陂也  
舊為民田其後官取潞水而不償以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  
決不可漕州復用為田敞據唐舊白券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敞  
卒以予民

李東之奏除渡錢

李東之字公明曉國朝典故獻文仁宗召試賜進士出身為館  
閣校勘宣化軍使境上有廢河故道官收行者稅謂之乾渡錢  
奏除之進直集賢院判開封府推官

范諷均芻 宋史

范諷字補之仁宗時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宰相  
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迪數日為治衣祖行詔塞決  
河州募民入芻穰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  
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誤也即  
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詔州以鄆為率朝廷從其言徙  
知廣濟軍民避水堤居凡給徭以官者諷悉縱使護其家奏除  
其租賦仁宗時累遷太常博士以美惡紆州靈仙觀

趙師旦清 宋史

趙師旦字潛叔仁宗時累遷寧州軍節度推官知江一縣斷治  
出已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一人無敢取以薦者改大理寺  
丞知彭城縣

錢惟濟獲奸 宋史

錢惟濟遷永州團練使改知成德軍仁宗即位加檢校司空民  
有為作白金質取緡錢者其家未告惟濟曰第聲言被盜示以  
重購質者當來責餘直即得之六已而果然

李章植柳 宋史

李章字公明仁宗時以章懿皇太后恩補三班借職積官為天平  
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護塞高胡會河漲訛言水且至章據  
廳事自若人心乃安河亦不溢歲大雨水競以船筏邀利多溺  
死者章一切籍之約所勝載如黃河法發卒城州西關調夫脩

路數十里夾道植柳人指為李公柳

蔡襄立梁植松宋史

蔡襄字君謨仁宗時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為固至今賴焉脚橋也又植松七百田土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

邵亢請勿坐吏宋史

邵亢字興宗仁宗時提點開封縣鎮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獲則王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舍者雖失捕得勿坐

孫長卿溲米宋史

孫長卿字次公仁宗時留侍東宮辭以母疾詔遷官知楚州糧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可食王吏皆懼法毋敢輕去長

卿為酌新舊均溲之吏罪得免

張逸釋罪歸業宋史

張逸字大隱仁宗時知益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初民飢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同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

高賦爾書褒諭宋史

高賦字正臣仁宗時徙知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蓄陂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爾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

高賦禁絕蠱毒宋史

高賦字正臣仁宗時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崇氏二十餘家世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

韓絳惠貧罷稅宋史

韓絳字子華仁宗時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張詠鎮蜀日春糶米秋糶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歷歲久權歸豪右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貿易因附益以取悅絳悉去罷之

劉渙復牛宋史

劉渙仁宗時歷吉州刺史徙知登州益治力魚船備海寇寇不犯詔嘉獎之歷知邢恩冀涇澶五州恩承賊蹂踐後渙經理州有叙兵民犯法一切用重典威令上八振英宗治平中河北

地震民乏粟率賤賣耕牛以苟朝夕渙仁澶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增十倍渙復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澶民賴不失業

張燾活眾宋史

張燾字景元仁宗時舉進士通判單州州卒謀亂期有日燾得告者徐詣營取首惡實諸法及知沂濰一州沂產布濰產絹而有不肯踵例廢法還其役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已而已無妨後人汝勿著為式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湖決燾拯溺拯飢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

曾鞏除盜宋史

曾鞏字子固仁宗嘉祐二年中進士第知齊州其治以疾疫急

盜為本曲堤周氏擁資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  
 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真於法章兵民聚黨村  
 落間號霸王社推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為  
 保伍使幾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  
 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  
 隨之夸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草顯實貝欲携貳其徒  
 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

曾鞏恤民 宋史

曾鞏仁宗時徙知洪州會江西歲大疫軍命縣鎮亭傳悉儲藥  
 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  
 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為殿最時興師征交南所過州為萬人備  
 他吏暴誅亟斂民不堪鞏先期區處猝兵無師去市里不知

曾鞏作橋徙傳 宋史

曾鞏仁宗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徙知齊州時河北發民濬河調  
 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鞏括其隱漏至  
 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徙傳舍  
 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為利

蘇頌簡易 宋史

蘇頌字子容仁宗時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  
 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平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  
 里丁產識其祥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其丁  
 其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  
 行諸令視以為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喻以  
 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

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

范仲淹飢民不流事文類聚

范仲淹宋仁宗時為杭州太守時吳中大飢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土木之役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是歲兩浙惟杭民不流徙

程顥擅塞陂塘事文類聚

程顥字伯淳宋仁宗時舉進士調上元主簿盛夏塘堤大決決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後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是而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杜杞絕弊事文類聚

杜杞字偉長宋仁宗時知建陽縣除無名租萬計閩人有老而生子者父兄以其分貲多不養之杞上書立保伍以相伺察由是稍絕其弊

范仲淹保安慶州事文類聚

范仲淹宋仁宗時知慶州兼經畧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仲淹麾兵血戰賊奔而北久之種世衡不利於定州以仲淹晝夜為領兵援初聞人心搖動及見仲淹耀兵號令嚴兵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

包拯治盜割牛舌事文類聚

包孝肅公拯宋仁宗時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

之盜者驚伏

彭思永理台州水災

宋史

彭思永字季長仁宗時第進士通判睦州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瘞死者作文祭之思貧不能葺居為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

劉湜焚陽死人屍

宋史

劉湜字子正仁宗時舉進士遷通判劍州審閩州獄活死囚七人王堯臣安撫陝西薦之擢知耀州富平有盜掠人子女者既就擒陽死伺間逸去捕得復陽死守者以報湜趣焚其屍拜監察御史

蕭貫治孫齊

宋史

蕭貫字貫之仁宗時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

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齊斷髮誓言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梓置廡下出偽券曰若傭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于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為治之

李若谷賑貧治盜

宋史

李若谷字子淵仁宗時為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民負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娶贅婿亡賴委妻去為立期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喜盜竊籍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并坐之俊者削去籍名

朱壽昌發奸正罪

宋史



朱壽昌字康叔仁宗時以父巽陰守將作監主簿累調州縣知  
蘭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  
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  
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壻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  
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雇直又不壻汝  
子將柰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幾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  
法郡稱為神

田瑜購賊 宋史

田瑜字資忠仁宗時知青州城中有殺人投屍井中者吏以其  
無主名不以聞瑜廉得之大出金帛購賊後數日鄰州民執賊以  
告屬歲凶多盜瑜立賞罰設方略捕格之境中肅然

程師孟水利 宋史

程師孟字公闢仁宗時徙河東略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  
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  
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為度支判  
官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

李先燭天 宋史

李先字淵宗英宗時起進士為處州觀察推官攝吉州永新令  
兩州俗尚訟先為辨枉直皆得其平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歷  
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田其後貧弱往丐食  
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執以為盜先詰其由奪田之半  
以還之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語在信為錯安頭謂其無貌  
而有材也在楚為照天燭稱其明也

蔡襄崇道教民 宋史

蔡襄字君謨英宗時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破產飯僧下令禁止之

韓琦才辨宋史

韓琦字君玉英宗時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為政彊力能使吏不賄守韓琦稱其才為開封司錄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師諸夏本顧獨不蒙惠幸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漁并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朝不聞打圍何也琦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為耳

滕元發勘金宋史

滕元發英宗時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修起居注至神宗即位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頴有金為鄰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頴憤而致偃扶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頴投杖仰謝失偃所在

呂公孺自効專命宋史

呂公孺字稚卿神宗元豐初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鐮排闥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擒繫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後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効專命詔釋之

李肅之勤民做盜宋史

李蕭之字公儀神宗時為右諫議大夫知慶州數日徙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廬摧陷蕭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困以儲粟粟之暴露者為芟舍以居民啓廩振給嚴做盜竊一以軍法從事天子聞而嘉之

向綜聞變自若宋史

向綜字君章神宗時知歙縣籍閭里惡少年有盜發用以推迹輒得知隨鼎漳汾密棣沂七州沂阻山多盜綜請用重法繩禁歲斷大辟減半兵久情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眾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有他謀就寢自告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疆罰其不進者卒亦無事性寬裕善治劇於姦惡不少恕官累中散大夫

謝麟宋史

謝麟字應之神宗時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為患隄不可禦麟壘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

韓絳禦水賑民宋史

韓絳神宗時知定州元豐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間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廩振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

馮京化夷宋史

馮京字當世神宗時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棕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為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世為漢藩

王靖捕盜宋史

王靖字詹叔神宗徙河東長子縣賊殺人捕治十數輩不得實

皆釋去靖閱其牘曰此真盜也教吏曲折訊囚果服罪為開封府推官曹濮盜害宮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為囊橐請并坐之著為令

李常囊括宋史

李常字公擇神宗時通判滑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

王安禮折獄受陞宋史

王安禮神宗時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動吏事駭動

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

錢勰明察宋史

錢勰字穆父神宗時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絀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五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譎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絀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戚為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

宋昌言治盜宋史

宋昌言字仲謨神宗時以蔭為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寃堅請迹捕果得真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剝剥狀者甚眾竊歎郡縣之不治既至河陰得凶盜六輩殺人而鬻之如是十餘年掩其家猶得執縛未

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為胥橐昌言窮治其淵數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後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多降人喜盜竊籍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並坐之俊者削去籍名

蘇軾築堤 宋史

蘇軾字子瞻神宗時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林木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

孫長卿鑿井通塗 宋史

孫長卿字次公神宗時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復絕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為通塗

沈括威雄 宋史

沈括神宗時知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屢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禮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

陳襄禱鍾獲盜 宋史

陳襄字述古神宗時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為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

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疾束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鍾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鍾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為盜者蓋畏鍾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熊本安南 宋史

熊本字伯通神宗時除知桂州至則諭溪洞酋長戒邊吏勿生事請選將練兵代成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民蔡寶珍扇龍蕃與峒戶相仇殺欲引兵致討以為功本質之色動縛而投之海蠻夷以為神

羅拯漕增費省 宋史

羅拯字道濟神宗時初進士歷官知榮州後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糶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為逃譴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廩軍又時浙四米予潤倉以待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為使

呂大忠糶粟 宋史

呂大忠字進伯神宗時知秦州進賢文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絕歲賜欲遣使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孺則縱困則服今陽為恭順實<sub>作</sub>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請是從彼將有以竊我矣時郡糶民粟豪家因之制操縱之柄大忠選僚察自旦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閼民喜爭運粟于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

劉執手益價便民 宋史

劉執字莘老神宗時歷冀州南宮令縣比不得人俗化凋敝其

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緡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挈援例  
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挈固請曰獨一州六邑  
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  
其議自是絹為錢千三百綿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  
官活我是時擊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華皆以治行聞人稱  
為河朔三令

余良肱明察 宋史

余良肱字康臣哲宗時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屬縣捕得殺  
人者既自誣服良肱視驗屍與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  
及寸乎白府請自捕逮未幾果獲真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  
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榜掠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肱  
陰知其盜亟捕詰之贓盡得

王巖叟除姦 宋史

王巖叟哲宗時復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  
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為異同或累日不竟吏疲於咨稟巖  
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署為令都城群偷所聚謂之大房  
每區客數十百人淵數詭僻不可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  
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買萬緡市僧逾年負其  
半續盡力不可取一日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僧曰王  
公今日知府矣

何執中訊服妖獄 宋史

何執中字伯通哲宗時舉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官亳數易  
守政不治曹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  
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剴決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

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為師張用諱耳即叩頭引伏

蘇軾治政宋史

蘇軾字子瞻哲宗時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一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膏錢糧待之杭本近海池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

流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為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

吳擇仁盜不入培元宋史

吳擇仁字智夫哲宗時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邪建中靖國初畿內飢多盜以擇仁知太康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



亡命椎理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貸群盜相戒不入境中

向綜回擒賊濟飢宋史

向綜回字子發徽宗立進彰德軍留後知蔡州擒劇賊其黨類歲飢發廩與力役飢者得濟而官舍帑廩一新

張克戩屏姦宋史

張克戩字德祥徽宗時第進士歷河間令知吳縣吳為浙劇邑民喜爭大姓怙勢持官府為令者踵故抑首務為不生事幸得去而已克戩一裁以法姦猾日外氣使者以狀聞召拜衛尉丞

蔣興祖死敵宋史

蔣興祖徽宗時以蔭累調饒州司錄睦州盜起旁郡皆震興祖白州將糾吏卒緝戰具盜不敢謀以功遷官知開封陽武縣陽武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汎溢埽且潰興

祖躬投護靈宿其上彌旬不壞治為畿邑最使者亦薦之

李孝壽決僕宋史

李孝壽字景山徽宗時為開封府尹時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老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不敬肆者時以此稱之

王居正不益貢賦宋史

王居正字剛中欽宗時知發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逾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頭身坐不以

累諸君呼吏為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  
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布御炭湏胡桃文鶉鴿色者居正曰  
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鶉鴿色耶入朝以  
聞詔止之

趙不棄振飢 宋史

趙不棄字德夫太宗之裔高宗紹興中為江東轉運判官秦檜  
忌四川宣撫使鄭剛中以不棄能制之除太府少卿四川宣撫  
司總領官初趙開總蜀賦宣撫司文移率用申狀不棄至官用  
張憲成故事以平牒見剛中剛中愕然久之始悟其不隸已遂  
有隙不棄欲盡取宣撫司所儲剛中不與不棄怒剛中辟利州  
轉運使王陟兼本司參議不棄劾罷之二人愈不相能檜併召  
還剛中在蜀服用頗踰制不棄復文致其事檜乃罷剛中并不

棄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踰年改工部侍郎尋除敷文閣直學  
士知紹興府時浙東饑民多流亡提舉秦曰時檜兄子亦不棄  
言其悉心振恤全活甚眾

張翬善算 宋史

張翬字柔直舉進士為小官不與世詭隨在宗時遷知處州嘗  
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直翬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  
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縉翬教  
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即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內官  
無所得

高登治琥 宋史

高登字彥先高宗時授靜江府古縣令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  
吏短長號秦大蠹邑大夫以下為其所屈登至頗革而登喜其

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及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想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數琥聲氣厲叱下白郡及諸司實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

趙不怠分羅宋史

趙不怠字仁仲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時成都路轉運判官適歲饑不怠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遺由分羅比至下令曰米至矣富民爭致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閉糶之民群聚教其黨不怠抵朱氏法籍其米黥盜米者民皆定

趙善俊善政宋史

趙善俊字俊臣初補承節郎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換左承務郎知廬州會歲旱江浙饑民麋至善俊任境內官田均給之貧牛種樹屋以居死者為棺樁人至如歸州城舊毀于兵善俊

葺完之因言異時恃焦湖又通饋餉今既埋

姥二山治屋以儲粟敵或貽叩則吾城守首

增築學舍新包巡祠春秋祀之人感其化也

移知建州建俗生子往往不舉善俊痛緡之

助其費再知廬州首言和好不可恃當高

陂七門堰農政用修免責屬邑坊場河渡

州適南市火善俊亟往視事弛竹木稅發粟

巷以絕後患僚屬爭言用度將不足善俊

省燕游車騎鼓吹之費郡計用饒代輸民後

群趨富家發其廩監司議調兵掩捕善俊曰

新平米價民乃定邑尉入盜十三人罪以希

知隆興府

回宜募鄉兵保

以餉首領之美

遊龍圖閣自學士

結金粉捐已歲以

浚池以為蓄

錢百姓德之知郡

振興開古溝創火

各得磨肥人乃

錢再知建州歲民

是趣亂也諭許自

賞善俊辯其寃併

趙彥逾發粟振糶宋史

趙彥逾字德老高宗紹興三十年登第淳熙五年知秀州累遷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將入境利西帥吳玠遣屬吏安丙來告彥逾見即喜其人從容問之曰太尉統衆六軍得無虛籍乎丙以情告彥逾遣提書俾損虛籍數千以寬四川之賦提不敢隱改知鎮江府郡適旱饑彥逾節浮費發粟振糶以濟

趙伯圭公直宋史

趙伯圭字禹錫孝宗同母兄也初以恩補校書郎調秀州華亭尉累官至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明州丞差通判孝宗受禪上皇詔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伯圭在郡以著政績除敷文閣待制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蕃商死境內遺贖已高吏請沒入伯圭不可戒其徒護喪及費以歸升敷文閣直學士以憂去

服闋再知明州新學宮命宗子入學開以規矩詔徙成定海兵於許浦伯圭奏定海當控扼之衝不可撤備請攝制司軍以實其地從之海寇猖獗伯圭遣人諭降其豪首明又遣明禽其黨倪德二人素號桀黠伯圭悉撫而用之賊黨遂散以功進一官累升顯謨閣龍圖閣學士在郡十年政寬和浚湖陂均水利辨冤獄嘗獲鑄銅者不忍寘諸法諭令易業民由是無再犯淳熙三年授安德軍節度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朝德壽宮上皇賜玉帶加少保封滎陽郡王

李舜臣慰民宋史

李舜臣字子思孝宗乾道二年舉進士後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飢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遣之

趙彥櫛蠲負振飢 宋史

趙彥櫛字文長孝宗時乾道二年登進士第尉樂清會大旱令  
循故事禱雨而責租益急彥櫛曰損歛已責所以招和氣何禱  
為已而果雨累官福建路運幹屬邑負振鹽本錢數千萬累歲  
不能償彥櫛白其長蠲之慶元初知晉陵縣歲饑彥櫛振恤有  
方所活幾二十萬

趙善譽寬民役 宋史

趙善譽字靜之幼敏慧力學孝宗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初調  
昌國簿攝邑事勸編戶裒金買田以助嫁娶喪葬捕得海盜全  
黨守欲上其功善譽曰柰何以人命希賞守益賢之薦于朝授  
兩浙運幹改知撫州臨川縣縣嘗預借民賦善譽閱籍發逋負  
按籍征催率以時辦集遂罷預借改常州添差通判史浩言其

賢詔赴都堂審察累遷大理丞湖北常平茶鹽提舉會大旱善  
譽通融諸郡常平計戶振貸嗣歲麥禾倍收民爭負以償奏罷  
稅場十餘渡四十五民便之

劉珙救饑 宋史

劉珙孝宗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會水  
且旱首奏蠲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  
流稅米逼糴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  
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  
置場平價振糴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

王克臣斬賊 宋史

王克臣字子難孝宗時知鄆州京東多盜克臣請以便宜處決  
遂下諸郡使械送尤桀者斬以徇盜為少衰

趙希言忠厚宋史

趙希言字若訥，惠王令應元孫也。孝宗淳熙十四年登第，調衢州司戶合郡民以計表其坊里，票其戶數為圖獻于守，守才之。西安令不職，守檄希言攝邑漕善令會嚴州請復烏龍嶺稅場。檄希言往訪之，俾令得復職。希言力陳烏龍場不當復，漕怒曰：「衢已復，孔步章戴二場，何為龍獨不可復？」希言謂二場當併罷去，漕不能奪。二場竟亦廢。改吉州司理屬邑有誣人以殺人罪者，吏治之急，囚誣服。希言鞫得實，檄縣他捕，乃得真盜。用楊萬里周必大薦，授臨安府司法。改淮西總所幹辦，移書約諸郡綱必時發至，即受納無帶留。始至軍庫見錢不滿千緡，比去庫錢充溢，知臨安仁和縣，闢學宮四百餘畝，適大旱蝗集，御前蘆蕩中曰：「數軍希言欲去蘆蕩，除善中使沮其策。」希言驅卒燔之，臨平塘隄決，希言督役親捧土投石，兵民多奮，堤成。因築重隄，後不復決。民病和買絹折錢重，希言節公使賫代其輸，除大社令遷樞密院編脩官。兼右司上言：「諸將但務戢守，敵來不拒去不復，追異時之憂殆不止保江而已。」宜諭諸將一軍受圍，諸軍共守，敵不渡淮則均受賞，以戰為守，毋以守為守。遷宗正丞，請南班得與輪對許之。

趙希懌忠直宋史

趙希懌字伯和，孝宗淳熙十四年登進士第。趙汝愚帥福建，希懌為屬吏，嘗言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緝為一編，曰：「是吾師矣。」汝愚嘉之，薦于憲，辛棄疾棄疾尚氣僚吏不敢與可，否希懌獨盡言無所避。屬邑侯官苦稅重，每不登額，希懌稽核公帑羨錢以足之，棄疾亦薦其能。

汝愚當國調江東運司幹辦同寅有坐驛使曹黨者諸司莫敢  
薦希惲賢其人請以薦已者薦之改太一州通判先是盜賊而  
逃者捕得處死希惲言強盜特貸命而輒逃者斬今黥罪致死  
非法之平也自是皆減死論遷江西茶鹽提舉歲飢惡少聚劫  
希惲將自臨案幕屬力止之不聽曰希惲行不出饑民終不得食  
且召亂矣遂行發粟振給禽首謀者治之其黨遂散

陸九淵善政宋史

陸九淵光宗時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不幕已得造于庭復令  
其自持狀以進在立期皆如約而至即酌情處之而多所勸  
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實之  
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  
其子者九淵曰不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  
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無訴者  
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其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言遇奪掠  
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為神

方信孺縛盜宋史

方信孺字子若，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寧  
宗時，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豐，信孺捕之。盜方沙聚  
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  
一人。

陳仲微決爭水利宋史

陳仲微字致廣，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寧宗嘉泰二年舉進士。  
調莆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輒不任。室闈委以縣事。時歲凶，  
部卒并飢，民作亂。仲微立召首亂者戮之，籍閉糶，抑強糴，一境

以肅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  
它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鐘上以爲冤旦暮祝詛然莫省  
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  
死

高定子救飢決獄宋史

高定子字瞻叔寧宗嘉泰三年進士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  
會水潦游飢貧民競懇無所於糴定子曰女母憂女第持錢往  
常所糴家以俟迺發縣廩給諸富家俚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  
吏米溢于市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  
察知偽爲質劑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二月始至縣安  
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

冷應澂修學活衆宋史

冷應澂字公定理宗寶慶元年進士調廬陵主簿即以廉能著  
有勳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轉運使范應鈴列薦于  
朝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  
勸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恣民收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  
甚衆

冷應澂一鼓擒賊宋史

冷應澂字公定理宗景定元年奉使督餉江上還知德慶府前  
守政不立縱直吏漁獵峒獠遂大爲變偏城六十里而營應澂  
未入境馳檄以謝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爲福  
一機也脅從以彰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歸  
惑謀主不果衆稍引去應澂知其勢解即厲士馬出不意一鼓  
擒之



李庭芝耕戰 宋史

李庭芝理宗時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珙善相人且夜夢軍騎稱李尚書謁已明日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施之建如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者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獲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包恢智奕逆婦 宋史

包恢字宏父理宗時知隆興府時有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親子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

馬光祖請粟救民 宋史

馬光祖理宗時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飢榮王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謂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見馬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注其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

王存恤民 宋史

王存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庄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

段少連繼詠 宋史

段少連字希逸其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連及長美姿表稠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為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宗陽縣崇

陽劇邑自張詠為令有治狀其後惟少連能繼其風迹

徐的治欽 宋史

徐的字公準擢進士第補欽州軍事推官欽土煩鬱人多死瘴  
癘的見轉運使鄭天益請曰徙州瀕水可無患請轉而上聞從  
之天益因奏留的使辦役的短衣持挺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  
立樓櫓以備戰守畫地居軍民為府舍倉庫溝渠廩肆之類民  
皆便之遷大理寺丞知吳縣移梁山軍通判常州屬歲饑出米  
為糜粥以食餓者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臨江軍擢廣南西  
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將所部卒畏誅謀欲叛的馳至宜  
州慰曉之曰爾曹亡懼能出力討賊猶可立功以自贖若朝叛  
則夕死非計也眾皆斂手聽命

崔嶧捕盜安民 宋史

崔嶧字之才進士及第累官尚書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瞿  
塘峽置關如劔門以察姦人事既竣的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  
調民丁治堤塌嶧更用州兵代其役州蕃卒數剽攻邊戶守  
臣慮生事多以牛酒和遣嶧請守岳州歲時得行邊益募勇壯伺  
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戶部判官

楊告擒賊 宋史

楊告字道之調豐城主簿邑有賊終以人投屍于江人知主名而  
畏不敢言告聞親往禽賊有言賊欲報怨者告不為動既而果  
乘夜欲刺告告又捕得致於法境內肅然

張詠令民拔茶植桑 事文類聚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原官將權之命拔茶而植  
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其為絹

歲一百萬匹

劉彛治邑類事 事文類聚

劉彛移昫山令治簿書恤孤寡平賦歛抑豪猾凡所以惠民無不至也類其事以為一書名曰洪範

燕達破三萬騎 事文類聚

燕達為延州巡檢成懷寧若羌人以三萬騎薄城達以所部五百人破之

鞠真卿治民不鬪 事文類聚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斫財無不憤出錢終日紛爭相視無敢下手者

月乃合知務 元史

月乃合字正卿好學負氣父死時年方十七奮然投寇于地曰

吾父死國難五獨不能紓家難乎今日國兵破汴待母北行艱關鋒鏑中北見憲宗辭容端謹帝嘉其命贊卜只見斷事官事以燕故城為治所月乃合慨然以治迺自任政事修舉舉海內賢士楊春卿張孝純輩分布諸郡號稱得人

張礎論法 元史

張礎字可用世祖中統元年知威州有婦人乘驢過市者投下官暗赤之奴引鳴鏑射婦人墜地奴匿暗赤家礎將以其事聞暗赤懼乃出其奴論如法

史輯德政 元史

史輯字大濟為征南萬戶狗地斬蕃世祖中統元年授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真定表山帶河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專決楫護身率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賢良汰貪墨恤

欽獨民咸德之所舉州縣佐史有文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  
會叔父天澤言兵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楫  
即日解綬歸

姜或制強猾課民桑元史

姜或字文卿世祖中統三年以功授大都督府參議改知濱州  
時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為牧地縱牛馬壞民禾稼桑棗或言於  
中書遣官分畫疆畔捕其強猾不法者實之法乃課民種桑歲  
餘新桑徧野人名為太守桑徧野人名為太守桑及遷東平府  
判官民遮請留馬為之不行

張懋息盜元史

張懋字之美世祖中統中累授吉州右總管懋惡衣糲食妻之  
以儉慎刑平政處之必平其心

者劉宣驛之凡有所懲治朝至夕報其強竦然郡萬戶蘇良侍  
勢為暴為之翼者有十虎之目民甚苦之乃上其實於憲府盡  
誅十虎者奪良虎符而黜之民大悅群盜有率眾將白晝劫城  
者懋聞之率從騎擣其穴縛其酋長以歸民之流亡與遠郡之  
來歸者數千家相率為生祠以祀之

郝彬疑獄捕賊元史

郝彬字景文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  
鄆縣賊顧閏聚眾海島時出攻剽宋羈縻以官內附後益橫侵  
揚州境彬討禽之秦興人有被殺二年而捕賊不獲者吏誣平  
人獄已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真賊

李德輝察寃元史

李德輝字仲實世祖時為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偽鈔結死

黨殺人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然事多不白中書由是忤平章王文統意去位三年文統以反誅德輝遂起為山西宣慰使權勢之家籍民為奴者咸按而免之復業近千人及為太原路總管世祖以蝗旱為憂命德輝錄囚山西河東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為厭勝謀不利於已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為將構陷其妻也召妾鞠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

張雄飛爭辯元史

張雄飛字鵬舉世祖時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為贅壻主適過臨潼識之捕其奴與妻及妻之父母皆械繫之盡沒其家賞雄飛與主爭辯辭色俱厲主不得已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皆還之惟挾其奴以去

烏古孫澤掩骨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世祖時授興化路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于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郡新殘于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于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

謝仲溫出金與民贖子元史

謝仲溫字均玉略涉書史世祖時命備宿衛城上都為工部董其役已未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江軍士乏食仲溫教之習魚以充其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他日不忘汝也一夕帝聞敵軍謹諫命警備仲溫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能寐遷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

別的因治虎元史

別的因身長七尺餘肩豐多力善刀舞尤精騎射士卒咸畏服之世祖即位委任尤專至元間為壽潁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時二州地多荒蕪有虎食民妻其夫來告別的因默然良久曰此易治耳廼立檻設機縛羔羊檻中以誘虎夜半虎果至機發虎墮檻中因取射之虎遂死自是虎害頓息

趙炳繩橫暴安秦民元史

趙炳字彥明世祖至元初改樞密院斷事官濟南妖民作亂賜金虎符加昭勇大將軍濟南路總管炳至止罪首惡餘黨解散歲凶發廩賑民而後以聞朝廷不之罪也遷遼東提刑按察使遼東聞其來豪猾屏跡至元九年而念關中重地風俗強悍思得剛鯁舊臣以臨之授炳京兆路總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開

府於秦詔治宮室悉聽炳裁製王府吏卒橫暴民者即建白繩以法王命之曰後有犯者勿復啓請若自虜之自是豪猾斂戢秦民以安

奧敦希愷革弊元史

奧敦希愷世祖時襲父保和真定路勸農事皇太后錫以錦服曰無墜汝世業郡縣有水旱必力請蠲租調民賴之南征時置軍諸倉于汴衛歲輸河北諸路粟以實之分冬月三限失終限者死吏徵斂舞法民甚苦之希愷知其弊蠲煩苛而民不擾尋以勸農使兼知冀州希愷至為束約健訟之俗為變蒙古軍取民田牧久不歸希愷悉奪歸之軍無怨言

陳天祥縱囚元史

陳天祥字吉甫世祖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為亂者聞

官軍至依險而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以力服乃遣諭其  
徒使各歸田里惟生擒其長毛遇順周必斬于鄂州市得金二  
百兩詢知為鄂州賈人之物召而還之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  
繼亦就擒以冬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  
宣慰司盡縱之由是無復叛者百姓為立生祠

陳思濟釋囚元史

陳思濟世祖至元中知沁州為政簡要不務苛察遷同知紹興  
路總管府事承檄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遣還家候期來  
決囚拜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為閱其案而  
釋之轉同知兩浙都轉運司事胥吏侵漁民困于賦役悉蠲除

崔斌治卒元史

崔斌世祖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道壽張卒有撤  
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許於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  
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斌卒于獄自是莫敢犯

張庭珎為筏活人元史

張庭珎字國寶世祖時兼開封府尹開封有控鶴軍士十餘人  
賃大宅聚居縱橫街陌庭珎始至察其為盜急捕之得寶玩  
器服子女滿室窮索其黨俱殺之民以神河決灌太康漂溺  
千里庭珎括商人漁子船及縛木為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活  
甚衆水入善利門庭珎親督夫運薪土堰水既退即發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多  
性清慎丞相伯顏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唯我與國寶  
始終自守聞者以為知言

王憚決獄感雨元史

王憚字仲謀有材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世祖至元九年授承直郎下陽路總管府判官初絳之太平縣民有陳氏者殺其兒行賂獄獄葛引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不決朝廷委憚鞠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時絳久旱一夕大雨

陳祐捕盜元史

陳祐世祖至元十二年授開封府尹吏夕震懾失措祐因謂曰何必若是前為盜跖今為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為顏子今為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知脩飭不以弄法許蔡間有巨盜聚眾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隨制置夏貴過汴祐斥下馬搗殺之於市民間帖然

曹伯啓黜尉元史

曹伯啓字士開世祖至元中歷仕為蘭溪主簿尉獲盜三十械狗諸市伯啓以無左驗未之信俄得真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路推官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佃客誣伏伯啓讞得其情遂坐甲殺人罪遷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

臧夢解政平訟簡元史

臧夢解世祖至元十二年知海寧州剛直廉慎而學有淵奧自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計者新增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四十有三桑柘榆柳交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按察副使王慶之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薦之



賀勝抑豪元史

賀勝字貞卿世祖時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既至通商賈抑豪縱出納有法裁量有度供億不匱民賴以安諸權貴子弟奴隸有暴橫驕縱者悉繩以法

王磐捕蝗元史

王磐字文炳世祖時為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未幾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為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不為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盡滅使者驚以為神

尚野清廉元史

尚野字文蔚紹穎異祖母劉厚資之使就學為汝州判官廉介

有為憲司屢薦之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遷南陽縣尹初至官獄訟充斥野裁決無留滯涉旬遂無事改懷孟河渠副使

忽辛遵守先訓元史

忽辛成宗大德元年改遷雲南行省右丞時廣南酋沙奴素強悍宋時嘗賜以金印雲南諸部悉平獨此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之以禮留數月不遣酋請還忽辛曰汝欲還可納印來酋不得已賁印以納忽辛置酒宴勞諷令偕印入覲帝大悅大德五年緬國主負固不臣忽辛遣人諭之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凡官府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為汝更之緬國主聞之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所未有今聖德所致敢效方物既入帝賜緬國主以世子之號

王利用省役辨冤元史

王利用字國賓成宗大德二年改安西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減職田租額站戶之役於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為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也

劉德溫按罪元史

劉德溫成宗時為水平路總管有豪民武斷于鄉里前吏莫敢治德溫按得其罪論如法杖之書其過于門

張養浩除暴快民元史

張養浩武宗時為堂邑縣尹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為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寘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為立碑頌德

胡長孺濟民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適錄事闕官檄長孺攝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燄薰灼即違法人不敢何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至武宗至大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大德丁未浙東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振荒之令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截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胡長孺偽商擒盜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初進士武宗至大元年轉為台州寧海縣主簿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為過客患官不能禁長

孺偽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通其黨實於法夜行無虞

敬儼發奸罷役 元史

敬儼字威卿幼不為嬉戲事長嗜學善屬文仁宗皇帝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詐服僧衣稱太后旨建婺州雙谿石橋因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有司發其奸賊杖遣之仍請奏罷其役

楊景行按治豪猾 元史

楊景行字賢可仁宗延祐初舉進士後轉撫州路直黃縣尹理白冤獄之不決者數十事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擿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凶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取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塚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甯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

黃潛察姦 元史

黃潛字晉卿仁宗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縣地瀕鹽場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隸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名有所憑橫暴尤甚潛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曰弗顧也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為獄將成潛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冤惡少年名在盜籍者而謀為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久不決潛為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餘人

干文傳治劇 元史

干文傳字壽道仁宗時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知吳江州文傳長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

許有壬安民 元史

許有壬字可用仁宗延祐二年擢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疇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冤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

迭里威失賑飢 元史

迭里威失仁宗延祐四年累仕授翰林侍講學士出為河間路

總管屬歲饑出俸金及官田俾所積賑之活數十萬人河間當水要衝四方供億皆取給焉以迭里威失立法調遣民使之復墾言增置便習弓馬尉一人名羅也兵之數於是盜賊屏息陵州群凶為官民害悉收繫死獄中也陞遼陽行省叅知政事

韓鏞撤祠 元史

韓鏞字伯高仁宗延祐五年中進士第順帝至正七年朝廷慎選守令叅知政事魏中立言平帝當今必欲得賢守令無加鏞者帝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也知總管饒之為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為妖以禍福人為盜賊者事之尤至將為盜必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以凡境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嘆服

蓋苗賑民 元史

蓋苗字耘夫幼聰敏仁宗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決之知州以為囚數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部難之苗伏山下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豆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貸今民飢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單州稅糧歲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十月初倉券已至省民力什之五

卜天璋發廩賑民

元史

卜天璋字君璋仁宗時以吏田制改授饒州路總管天璋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民大悅版籍為清時省臣董田事妄作威福郡縣爭賂之覲免譴饒獨無有省臣銜之將中以危法求其罪無所得縣以饑告天璋即發廩賑之僚佐持不可天璋曰民饑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諸君也竟發歲以賑之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

虞繁治巫

元史

虞繁字仲常集之子也仁宗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官頗稱癖言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坐之上下皆阿從繁獨不署殺八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寃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繁皆赴掠至達旦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

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  
逃繁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鞠  
之無敢施鞭箠者繁謂卒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  
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不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  
自為之繁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為政若此

曹鑑不避權豪元史

曹鑑字克明英宗時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沿途問難倡  
和應答如響使者歎服以之為中國有人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  
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旨括釋氏白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  
而事集纖豪無擾泰定四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  
相忽刺歹怙勢恣縱妄為賦福僚屬多畏避鑑遇事徇理輒行  
獨不為回撓

林興祖具盾去賊元史

林興祖字宗起英宗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同知黃巖州事三  
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為之魁遠至  
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贖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  
四五十人為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  
甚眾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懼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  
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  
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  
者乃鞠之款成友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頃吏來  
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  
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至正八年特旨遷為道  
州路總管行至城外撞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

使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與祖聞即  
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桐盾五百乃可  
破賊與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即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  
千錠且取郡樓舊桐板為盾日中皆備哈刺帖木兒得鈔盾大  
喜遂留為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為大軍且  
至中夕遁去

張養浩感盜元史

張養浩字希孟英宗時游京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  
為禮部令史後為丞相掾選授棠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  
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叅者曰彼皆  
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  
治其自新之路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

李稷振民擒盜元史

李稷字孟頫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泰定帝時中進士第  
授淇州判官淇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歲大飢告于朝堂以賑之  
民獲以蘇游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稷疑其為非督弓兵擒之果  
盜隣村王甲家財與其黨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

瞻思直言正法元史

瞻思字得之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  
于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群籍汪洋茂衍見諸  
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為鄉邦所推重迨祐初詔以  
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瞻思笑而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  
翰林學士承旨劉廣恭知政者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  
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于龍虎臺春遇優渥時倒刺沙柄國

西域人多附焉。贍思獨不往見，倒刺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二年，詔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贍思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復命集傳旨曰：卿且暫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艱，不赴。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勲舊惜名，哭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絲網，時茲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已以聽，贍思所言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咸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為非道，贍思發其罪而按之，輒棄職。夜遁，會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及分巡雲南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以去。遠藩為之震，以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至數千戶，私開監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贍思乃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利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為邊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即其地置紹熙宣撫司。三年，除命荆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賦罪，荆右郡縣無敢為貪墨者。復以荆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者，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塔為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為令。

宇文公諒免科元史

宇文公諒字子貞，文宗至順年間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衆。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既示



免科省臣從之

劉德溫罷役寬民元史

劉德溫字純甫文宗天曆中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糴糧民以價不時得遞相觀望德溫下令曰糧入價出吏有敢為弊者罪之於是糧不踰期而集轉大司農丞耕籍之儀取具一時德溫欲考訂典禮集為成書未畢俄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溫為政二年而戶口增倉廩實以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灤漆二水為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溫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

張植聽斷鬼訴元史

張植字約中順帝元統元年舉進士後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

縣民張提領尚任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囑植執之書得其罪狀里中受其所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徙之人以為快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為其小婦所譖害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植備言死狀尸見於舍後植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辜人以為神明焉

王都中剖析元史

王都中字元俞順帝至元中以父功授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矐眙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為披故墾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眾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

盧琦破賊完邑 元史

盧琦字希韓順帝至正二年登進士第遷永春縣尹始至賑饑  
饑止橫歛均賦後感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  
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攷文風翕然鄰  
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  
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  
因立馬喻以禍福血氣皆殺刃槩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  
琦械送帥府自是感惠行於境外至正十二年泉郡大饑死者  
相枕藉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之大家  
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寇永春  
琦聞乃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  
爾眾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心以父母

界賊邪且彼寇方將虜掠我妻子焚毀我室廬乃一邑深仇也  
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為憂因踴躍爭奮琦率以攻  
賊大破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一  
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  
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

劉秉直襲賊 元史

劉秉直字清臣順帝至正八年為衛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  
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  
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  
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  
命尉襲之果得賊于汴遂正其罪

月魯不花請輸民便 元史

月魯不花字彥明順帝時為吏部侍郎適朝廷有建議欲於河間長蘆置局造海船三百艘者月魯不花即為書具言其非便言入中書忤議者遷工部侍郎後分部彰德道過河間民遮擁拜謝曰微公言吾民其斃矣會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邇京畿除保定略達魯花赤陞辭詔諭諄切保定歲輸糧數十萬石於新鄉苦弗便月魯不花請輸京倉以使之俄除吏部尚書保定父老百數詣闕言乞留監郡以撫吾民遂以尚書仍知郡事

成遵俗禦元史

成遵字誼叔順帝時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至正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為汚寇所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民

心惶惶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舡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攝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

蘇天爵釋疑獄元史

蘇天爵字伯脩順帝時為南臺監察御史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仗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狀屍與仗皆無有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安

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况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

萬里古思擊賊以衛臺治元史

邁里古思字善卿順帝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苗軍主將楊完者在杭縱其軍鈔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邁里古思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邁里古思名聲遂大振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檄邁里古思為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為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邁里古思提兵往擊之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時以平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

鄒伯顏成舉元史

鄒伯顏字從古為建寧崇安縣尹崇安之為邑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為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餘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而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曰貧弱之受困一至此乎乃取其糧籍而分計之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賦役之均遂為四方最邑有宋趙抃所鑿溝溉民田數千畝歲久溝湮而田廢伯顏脩長溝十里繞楓樹陂累石以為固溝悉復抃遺跡而田為常稔民賴其利安慶路嘗得造偽鈔者遣卒械其囚至崇安求其黨而執之囚與卒結謀望風入良民家肆言伯顏



111X  
4  
30